



活着再见

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

邵雪城

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 活着，才能为兄弟报仇 / 活着，才能再见

著

活着再见

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 \ 邵雪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活着再见 / 邵雪城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9

ISBN 978-7-5502-0999-2

I. ①活… II. ①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8139号

活着再见

责任编辑：王 巍

特约监制：辛海峰

项目统筹：顾行军

特约编辑：刘 倩

装帧设计：棱角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0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0999-2

定价：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00

目 录

楔 子 / 001

第一章 必须一枪毙命 / 005

首长说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首长答：“向人民负责。”说完他眼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诡笑。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是对这个答案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首长说：“特级。”

第二章 尽量留活口 / 019

该地区有无数宗枪支制售的案例，从民国初期到现在就没消停过。解放后政府开始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这个地方是一朵“奇葩”，年年缴枪都大丰收，而且年年增产。

更夸张的是，解放初收缴的，就是当年美国支援“国军”的武器，收缴到现在，还是这些东西，连型号都没变过。鬼才知道解放前盘踞于此的军阀马鸿逵到底在这儿藏了多少军火。当然，其间也有明显的仿制品出现，但后来越仿越像，到现在就难辨真假了。这种批次型号的军火，都是为了战争用的，普通的治安警察怎么会有能与之抗衡的武器，根本就不不是一个量级。

第三章 退回社会你能干什么？ / 039

宁志第一个扑过来，揪着那小姑娘的头发，在她后脑上顶一膝盖，那小姑娘哼都没哼一声就晕了过去。我转身朝那个皮箱跑去，飞起一脚将正在吃狗粮的一只警犬踢飞，正试图上前的一个警察喝道：“干什么？”说着想上来拦我，宁志抬脚在那个警察肚子上一踢，一脚将那警察踹得窝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等我再踢第二只警犬，那几只警犬已经开始冲我们龇起牙，瞪着血红的眼睛，喉咙里发着低低的吼声。

第四章 杀人？不是说抢劫吗？ / 057

打开皮箱，里面居然放着几支六四式手枪，还有一堆压满子弹的弹夹。他取出一支凌空抛给我，我就手一接却糊了我一手枪油，我推开枪膛一看，果然是全新的。他又丢给我几个弹夹，说：“擦干净，一会儿干活儿。”

我说：“干什么活儿？”

他把箱子放了回去，隐蔽好之后说：“杀人。”

我大惊失色：“杀人？不是说抢劫吗？”

第五章 终于坐牢了 / 085

很快我被重新送上法庭，被判处二十年监禁，不得假释。最重要的是，我所服刑的监狱与周亚迪正是同一个。在这个地方，我想要拥吻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那个警官，还有就是宣判我的这个法官了。

我在心里哼着小曲，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愉悦，跨上了那辆送我前往监狱的囚车，心情却像是登上了回国的班机。

第六章 监狱风云 / 103

“我是克伦族联盟的。”周亚迪直直跟我对视着，神情坚定地问，“你呢？”

来这里之前，徐卫东给我讲解的资料里有提到过，克伦族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所谓克伦族联盟实际上就是金三角一带丛林中一个反政府武装，这个联盟有几个分支，最著名的就是克伦族解放军。我愣了一下，周亚迪为什么要跟我提起这个组织，并主动承认他属于这个组织？但我很快反应过来，作为一个在中国犯了法跑路到这里来又坐了牢的角色，是不需要知道这么多的。于是我顺着那股愣劲儿，问：“什么联盟？什么意思？”

第七章 越狱 / 153

“出狱？”阿来先我一步脱口而出，“怎么出？”

周亚迪说：“坐车，从大门出去。”

我见周亚迪没有半点儿开玩笑的样子，有些不敢相信。我知道他在这里的势力不是我能想象的，但我不相信他真能把一个国家设立的监狱当成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还带着我和阿来。

周亚迪大概看出我们的疑惑，微微一笑，眼中突然闪出一道凌人的光芒，他张开双臂俯视着我和阿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这里的国王。”

第八章 枪口永远别对着自己 / 185

我打开枪检查弹夹，子弹是压满的。正要将弹夹装回去时，我突然发觉子弹上有些划痕。我取下最上面那颗子弹仔细端详，发现下面的子弹弹体上也有划痕，我将所有的子弹全部拆下来，发现居然每一颗上都有不规则的划痕。这不正常。我拧了一下弹头，并不是很紧，于是走到窗前，用窗户的合页夹住弹头，用力一拧把弹头拆了下来，果然这子弹里根本没有底火——所有的子弹都是哑弹。

第九章 活着再见 / 213

我看了眼宁志，正要走，宁志说：“等等。”

我回头看他，他指指我的脸说：“擦了吧，跟他妈花猫似的。”他自己先笑了，可能牵扯了伤口，很快疼得笑不出来，不耐烦地冲我们摆摆手，“快走快走。”

我转过身，正要跑开，宁志突然在我身后气息微弱地说：“秦川，活着再见！”

我回过头脸上已经满是泪水，对着向我竖起大拇指的宁志，也竖起自己的大拇指。

“活着再见！”

第十章 我是战士，我叫秦川 / 259

倒地的瞬间我看到了界碑这一边鲜红的国徽。

算了，除了腿，上半身已经回来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移动一分一毫了，甚至没有力气去呼吸，去眨一下眼了。脚步声已经靠近，蒙眬中我看到几个人影遮住了太阳，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人举起枪对准了我。

就这样吧，至少我活着回来了。

楔子

内蒙古伊克昭盟武警支队招待所。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车子下了公路，感觉像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火，从手边摸出三个牛皮纸的档案袋，看了眼上面的标注，分别丢给我们三人。

我疑惑地打开那个上面写有我名字的档案袋说：“这是什么？”

徐卫东低头点了支烟，脸的轮廓在打火机跳动的火光下映得有些跳跃，他抽了口烟，说：“在最后一页签名。”

我抽出档案袋里的文件，封面上鲜红的“调令”二字直刺入我的眼帘。我大概扫了眼才明白，这是一纸把我们调往“伊盟”武警支队的调令。我抬起头与同样满脸茫然看着我的宁志和郑勇对视了一下。宁志突然问道：“为什么？”

徐卫东抬起眼皮，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说：“少废话，完事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宁志忙把下面的话生生咽了回去，低下了头。徐卫东见我们三个还在犹豫，说，“不签也行。”说着就要夺我们手中的文件。

“没笔，你没给笔呀。”郑勇一着急，粗声粗气地说。

徐卫东一拍脑门说：“对，忘了给笔了。”说完打开车子里的扶手箱翻腾了半天，找出一支圆珠笔。

徐卫东接过我们签好的文件扫了一眼，说：“你们这字真该练练。”说完闪了几下车灯。很快从不远处跑来一个身着武警制服的人，对着徐卫东立正敬礼。徐卫东把那三份文件拍到那人胸口，用下巴指了指车内，说，“验验吗？”

那人一个立正，说：“不敢。”

徐卫东对我们说：“出来，见见你们支队长。”

我们三人下了车，还没说话，徐卫东说：“行了，没问题就签收，带他们干活儿去吧。”

支队长向徐卫东行了个军礼，对我们招招手说：“跟我来。”

我们三个人跟着他往隘口跑了十几米，才发现里面一共停着十几辆车，数十名武警战士早已将这个地方围得水泄不通。支队长带我们到一辆车后，对边上的警卫使了个眼色。待那个警卫拉开后备厢后，他便走过去钻进车内，不多时就出来扔给我们一人一个大墨镜和一个防爆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适应着这种视感。支队长掀起后备厢，里面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支队长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听完这话后一个趔趄差点儿绊倒。人形的靶子我打过，人还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那是早晚的事，而且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我们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但这次听到要真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区区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这个叫作徐卫东的人，我们竟成了死刑执行人。

我们是昨天傍晚接到命令随徐卫东从北京出发的，他载着我们一路无语地狂飙了三个小时后，就到达了“伊盟”。

昨晚在招待所的房间里，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自己的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宁志却没当回事地说：“我估计是演习。”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很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两个月前，徐卫东从一百零五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因为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绝对不可能排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呢？

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儿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点儿，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们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

第一章 必须一枪毙命

1

因为临近毕业，所以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才睡觉。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立刻从床上弹起！

整个宿舍像开锅一样嘈杂起来，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还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致就算是放假回家，哪怕是窗外有小孩吹哨，我都会浑身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

拜这些年的历练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能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一百零四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校长，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校长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个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刷刷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长，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校长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这位首长是来挑人的！可我不知道挑我们这些人去做什么。这让我有些忐忑。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十九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我就死心了。因为就成绩而言，我们这二十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授和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我想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神。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他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

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觉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边。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作出回答。以前大家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个分数线都

不设。

一周后，我来到了那位首长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进去后，我发现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就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答：“向人民负责。”说完他眼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诡笑。

看着他的表情，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但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

我们不是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那些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是对这个答案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

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贲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长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毕，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道：“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名字。”

他说完上前和我们挨个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道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的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在车里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

2

我们被直接拉到一个位于深山密林里的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观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得到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

领导是否已经忘了有我们这档子事儿了。

郑勇像个被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儿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

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的时候他又在一旁惆怅地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宗的内蒙古羊腿肉吃。”郑勇把筷子一蹶，冲我翻白眼：“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跟你们怎么说的？动不动就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二话没说，跟在他身后，上了他的车，直到他将我们带到这里。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从回忆拽回现实。我回了回神，发现宁志和郑勇正呆呆地看着我。郑勇说：“难道费这么大劲儿把我们训成这样，就为了调来这里当行刑的枪手吗？”

徐卫东不知几时走了过来，冷冷地盯着郑勇，一直盯得郑勇低下了头，才低沉着嗓子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

“是！”我们在车内压着声音说。

我话音未落，大腿上就挨了徐卫东一脚：“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扭头看到刚才那个支队长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而是在不远处一辆车前和几个战士不知在说着什么。签署完调令，没想到还是由徐卫东亲自指挥我们，我的心顿时踏实了下来，好像明白了什么。想到这儿，我抬头看徐卫东，正巧他也在看我，只是那么一秒的对视，他就好似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正想避开目光，却见他嘴角微微一动，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就像是在赞赏我刚才心里的想法。

在一块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上，数十名武警战士严阵以待，三步一岗，将空地围住，微光中一脸肃穆。

场地外，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都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一个犯人，一共三人，双手反绑得结结实实。

押运战士将这三个人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我发现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